



8月6日，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娄山关景区拍摄的长空桥。

传播。今年6月，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组织来自80多个国家的百余位外国军官，重走瑞金、遵义、延安核心长征路线。域外军人的专业视角、全球视野，沉浸式探寻红军足迹、感悟长征精神，让这场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的价值再度超越国界、跨越时空。

在这些外国军官眼中，长征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军事转移，而是一场信仰战胜苦难、意志战胜绝境、初心战胜迷茫的伟大远征。秘鲁军官亚诺斯感慨，红军将士在未知前路中毅然前行的勇气，是人类最珍贵的精神力量；吉尔吉斯斯坦军官沙姆什别科夫认为，长征蕴含的独立自主、实事求是的智慧，对世界各国发展都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；委内瑞拉军官朵丽丝表示，军民同心、以民为本的初心，是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所在。

长征的征途，是中国革命从幼稚走向成熟、从被动走向主动、从迷茫走向坚定的伟大历程。长征出发之初，红军并不知道自己最终的落脚点在哪里。前路是漆黑的：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敌我力量悬殊，连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走，都是在一次次牺牲和争论中，才勉强探明。直到遵义会议，坚持真理、修正错误，确立了正确领导；直到四渡赤水，把战略上的被动一步步扭成主动；直到

转战途中，才逐渐看清了落脚陕北、北上抗日的去向。抵达延安，站定脚跟，革命的前路第一次变得清晰。正如马里陆军上校特拉奥雷·贝梅所体会到的：“中国革命的成功不是照搬外来模式的产物”，而是从一次次摸索、一次次自我修正中走出来的。

G3998次列车的起点和终点，清清楚楚印在车票上。没有人需要在中途停下来问“我们该往哪走”——因为那条方向，是九十年、二万五千里、无数牺牲，一点点踩出来的。复兴号穿过山与山之间的空白，那里曾经只有草鞋与脚步，如今铺着钢轨，滚动着车轮。从瑞金到延安，距离短了，时间也短了；唯一不变的，是那段路本身的分量。

距离短了，是因为那条路被走通了、被铺直了；时间短了，是因为方向定了，便不再需要绕。二万五千里绕出的，是摸索中的道路；1857公里的直达，是道路清晰之后的抵达。两条路放在一起，一头是出发时“不知去向”的决绝，一头是抵达后“行则将至”的笃定——而连接它们的，正是那句不断被说起的话：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之路。飞驰的列车承载的不仅是往来旅人，更是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、薪火相传的长征精神。